

一份研究西凉文化的珍贵资料

——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书考释

李步嘉

吐鲁番哈拉和卓九一号墓，出有文书多件，其中一件首尾文字残缺，可辨部分为古代选举的策问及其三人的对策，经整理收入《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这件文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的出土，证明了公元5世纪初远在西陲之地的西凉政权曾经实行过秀才选举制度，可补正史之缺载^①，文书还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西凉秀才选举具体内容的可能，是一份研究西凉文化的珍贵资料。以下笔者拟对这件文书的可靠性、文书所涉及的有关内容试作考释。为说明问题的方便，兹引《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录文如次：

- | | |
|----------------------------------|--------------------------------------|
| 1 北为称日之所 [] | 18 臣谘言：臣闻往古敦璞，民无企尚，内足而已。内 |
| 2 又问：昔智伯围 [] | 19 足则有馀，有馀则安，所谓不严而治。后世华 |
| 3 不没者三板，然后 [] | 20 丽，矫情外饰，外饰则悒慕，悒慕则生不足。生不 |
| 4 [] 丈，水深 [] | 21 足则奸兴，奸兴则以法治之，犹有不理，远真性 |
| [中缺] | 故 |
| 5 [] 几日，计三板六 [] | 22 也。臣谘言。 |
| 6 [] 本文辨析正义 [] | 23 臣谘言：臣闻三后之兴，实由内主，三帝之亡， |
| 7 [] 二月卅日 | 24 祸生妃妇。故曰：“刑于寡妻，以御乎家邦。”诸 |
| 8 [] [稽] 首言：臣器非 [] | 25 侯曰《风》，天子曰《雅》，以后妃之美，贯乎《风》首， |
| 9 [] 终、贾，而登荣显， [] | 王者 |
| 10 [] 顿首顿 [] | 26 成功，列于《雅》、《颂》。臣谘言。 |
| 11 [] [伏] 惟殿下， | 27 臣谘言：臣闻岁首廿八宿，各 [] 居止。日有四道， |
| 12 [] [] 遯方 [] | 28 四时异行。星 [] 所。冬夏南北，理 |
| [中缺] | [中缺] |
| 13 [] 之运 [] 级更 [] | 29 [] [时] 运转 [] [] |
| 14 [] 矜，莫不向 [花]。今治道 [] | 30 [] [臣] 谘言。 |
| 15 [] 臣常愚所能仰答。臣谘诚惶 [] [] []， | 31 [] [] 言：臣闻仓颉为黄帝大夫，观 [] [] [] |
| 16 死罪死罪。 | 32 [] 字。后圣推类增广，为左右形声。犹文王 [] [] |
| 17 [] [] 初 四年正月戊申朔一日戊申 [] | 33 八卦，孔子之著《系辞》，秦始皇之作草书，此其 [] |

34也。臣谄言。

35臣谄言：臣闻智伯之围晋阳，城不没者三

36板。臣以为○下之三板，不谓上之三板也。岂以一时

37之○水速上之三板而可居其中，未其然矣。

38《春秋》之所以书此者，美襄子之恩可感，讥

39智伯之无德。臣愚谓为水深九尺，城高五丈，
〔中缺〕

40臣谄言。

41凉州秀才龚土臣马鹭○稽首言：臣以疏陋，才非

42翘颀，洪泽涛奖，谬忝过分，用非腾跃，超登

43□□窃贾瑚琏，仰祗灵命，府以愧

44□□首顿首，死罪死罪。伏惟殿下应期

45命世，绍踪前圣。玄韵遐笼，采错他山，岂臣

46管窥所宜对扬，仰缘神策，冒陈所闻。臣

47鹭诚惶诚恐，顿首，死罪死罪。

48建初四年正月戊申朔一日戊申上

49臣鹭言：臣闻上古之时，人性纯璞，未生争心，天
50下大和，故结绳而治。神农种谷，轩辕造制，示
民德

51礼，遂生华薄。□至三代，质文损益，时移世变，
淳

52风乃弊，故《老□》□：“□圣□弃□，□利百
倍。”隆平之

53基，以道为本。臣鹭言。

54□□言：夫关雎之鸟，挚而有别。故喻□□□

55□有巢，维鸠居之，以喻夫人配德行化。外□□□

56体，妇人阴道，化之所难。故云夫妇正则王化□□

57文王之教，自近及远，是以为化之首。臣鹭言。

58臣鹭言：臣以为仓颉观鸟迹以立文字，圣人通

59玄，示有所因。后世交易，故有鸟篆、草隶六体

60之形。诸如此比，触类而异，其源难究，臣鹭
言。

61臣鹭言：夫日行经廿八宿，冬处虚、危，故称北
陆，夏

62处井、鬼，故称南陆。当以七宿为位，不以所见
为正。

63日随天旋，行有常则。臣诚肤浅，窃谓为然。臣
鹭言。

64臣鹭言：晋阳，赵武之封邑，武为政卿，厚而牢
之，

65是以水灌不下，亦由智伯氏贪愎，士无死志。而言

66不没三板者，盖美襄子，称过其实也。臣鹭言。

67护羌校尉秀才龚土臣张弘○稽□□

68鄙，才非时术，错影华林，欢惧相半。臣□□□

69死罪死罪。伏惟殿下，诞鍾符运，拯济□□□

70询及鸟莛□□

以上文书《吐鲁番出土文书》编者题为“吐鲁番出土西凉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验以文书，17行、48行二见“建初四年”字样，41行、67行有“秀才马鹭”及“秀才张弘”，46行有“仰缘神策”语。“建初”是西凉李暠所建年号之一，事见《晋书》卷872《李玄盛传》、《太平御览》卷124《偏霸部》引崔鸿《十六国春秋·西凉录》、《北史》卷100《序传》。虽然历史上“建初”年号数见②，但与这件文书同墓出土的记有北凉年号的文书有多种③，且出土地点在吐鲁番，这个“建初”自当属于西凉。“仰缘神策”之“策”即策问之策。这样看来，《吐鲁番出土文书》编者定名应属不误。

但问题还没有结束，文书17行“建初四年正月戊申朔一日戊申□”下，《吐鲁番出土文书》编者出了一条注语，说：“戊申，据《二十史朔闰表》载，建初四年正月朔为丙申，与此不符，有待进一步研究。”上面“戊申”二字重复出现，比对48行，17行末三字“戊申□”也应是“戊申上”。不管怎样，文书二记“戊申”均次在“正月”之下，应是干支纪日毫无问题。西凉文书中以干支纪年、纪月的都有，而用干支纪日的却罕见④，考《晋书》卷87《李玄盛传》记苻称上疏谏西凉后主李歆云：

（嘉兴）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谦德堂陷。

“嘉兴”是李歆的年号，“三月癸卯”中的“癸卯”，即干支纪日。嘉兴元年相当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公元417），检《二十史朔闰表》是年三月朔为癸酉，据此推以甲子，三月却不当有癸卯日。西凉用历情况，笔者拟另撰文加以探讨。但我们可以断定，西凉的纪年干支承用东晋，而纪日干支则另有所行用⑤。

比照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其他有关文书，这件文书的性质有三种可能：一、当时对策的原件。二、传抄件。三、备考摹拟的策问与对策。若属前二者无论是原件或原件的传抄，史料价值自然很高，若属后者，所反映的情况势必真伪难辨。事先摹拟试题与答案在古代科举中也是常有的。《文献通考》卷33《选举六》引巽岩李氏《制科题目编序》：

闈试六论，不出于经、史正文，非制科本意也，盖将傲天下士，以其所不知，先博习强记之余功，后直言极谏之要务，抑亦重惜其事而艰难其选。……乘此暇日，取五十余家之文书，撮其可以发论者各数十百题，具如别录。

同书接引《邵氏闻见录》：

范文正公以制科荐富郑公，富公辞以未习，范公曰：已为君辟一室，皆大科文字，可以就馆。

那么，眼前的这件文书是否属于为备考而摹拟的“大科文字”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文书67行有“秀才张弘”一人，而正史中记西凉人物也有张弘。《晋书》卷87《李玄盛传》记北凉最后残灭西凉余部，李翻及弟敦煌太守李恂等时在北山云：

郡人宋承、张弘以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

又《宋书》卷98《氐胡·沮渠蒙逊传》：

三月，恂武卫将军宋承、广武将军张弘举城降。

正史中的这一张弘，还见于《十六国春秋》及《沙州图经》^⑥，《晋书》中的张弘称为郡人，《宋书》中的为广武将军，但他与宋承其人并连出现，因此《晋》、《宋》二书中的张弘肯定是同一人。文书中的张弘是正在策试中的秀才，如果录为上第，则当除有官职。秀才多用为郎，但经迁转为将军也是有的^⑦。据此，文书中的张弘与正史中的张弘似同一人。又文书中的张弘生活在建初四年（公元408），下距正史中的张弘（西凉永建元年，公元420），才十几年，年代也不悖理。其次，通过文书内容，还可以排除策文是备考摹拟的可能性。文书35行至39行字迹清晰，文句完整，是“臣谿”针对文书2行至5行策问的回答，其中一段值得注意：

臣闻智伯之围晋阳，城不没者三板。……《春秋》所以书此者，美襄子之恩可感，讥智伯之无德。

“智伯围晋阳”是三家分晋的前夕，发生在公元前453年。但《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均止于西狩获麟（公元前481），《左传》也未详记其事，更无“城不没者三板”语。臣谿的回答引据《春秋》确实有点奇怪。考诸典籍，这道策问题目出处首见于《战国策》卷18《赵策》^⑧：

知伯从韩、魏兵以攻赵，围晋阳而水之，城不没者三板。

又见于《史记》卷43《赵世家》^⑨：

三国攻晋阳，岁余，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

史书在先秦有时统称《春秋》，但两汉以下作为典籍的《春秋》已有专指，就是汉代立博士于学官、让诸生奉为经典攻读的《春秋三传》。现在的《春秋三传》在汉魏间已经定形，这有何休与杜预的注作证。从汉代开始，为了尊孔，凡要取书名为“春秋”的必与它名相连以示区别。如《楚汉春秋》、《吴越春秋》。《战国策》的旧名早在刘向《书录》中说得很清楚，或称《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脩书》^⑩。《史记》在汉代号《太史公书》，均无《春秋》之名。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臣谿的那道对策文颇有误引经传之病^⑪。误引经传的对策文难道会在有足够时间准备的摹拟题目中出现么？

文书上的策文属于原件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文书61行至63行、64行至66行这二段，观其内容是马骧对有关天文历法与历史成败的策问所作的二道答对。与此对应的策问出现在文书第1行至第5行。文书上的这二道策问虽已残损不堪，但以回答比较一下就知道第2行“又问”以下是问历史成败，第1行是问天文历法。问题是文书上策问的顺序是问完了天文历法

接着问历史成败，而文书上秀才中的另一人臣谿的回答顺序与此不同。35行至39行这一段中，臣谿的回答顺序是先回答有关文字演变的策问，紧跟着回答历史成败，臣谿的关于天文历法的对策却出现在回答文字演变的文字之上，27至29行的残存文字可以表明。臣谿的回答顺序与策问上的发问顺序相互乖错，或者说作为秀才的马鹭与臣谿对策顺序不同，对此我们不能理解为严格的秀才策试充许任意移易策文各道的顺序。《文苑英华》卷473至卷502，辑录了古代策问与对策的大量材料，观其内容策问每每书明各道的顺序，并以一二三四五等数字加以区别。应试者在当道之下作答。文书上策文错简的现象，只能是后来传抄者在抄写时无意颠倒了策文顺序。这件文书的性质我们认为是西凉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的抄件。

以下围绕文书所反映的西凉秀才选举的有关内容试作考释。

一、秀才策试时间

文书7行“二月卅日”下，《吐鲁番出土文书》编者原有注释：“以上是策问，以下是谿、马鹭、张弘三人的对策。‘二月’上缺字，据下对策在建初四年正月一日，策问当是三年十二月卅日。”据此，西凉的秀才策试是除夕之日即十二月三十日下策问，对策考试则在正月一日，即旧历新年。关于秀才的策试时间定在新年，正史及《三通》无明确记载，唯《抱朴子》卷15《外篇·审举》云：

抱朴子曰：才学之士，堪秀、孝者，已不可多者矣。就令其人，若如桓、灵之世，举吏不先以财货便安台阁主者，则虽诸经兼本解，于问无不对，犹见诬枉，使不得过矣。常追恨于时执事，不重为之防。余意谓新年当试贡举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诸策，计足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闭之。临试之时，亟赋之人事因缘，于是绝当答策者，皆可会著一处。高选台省之官，亲临察之。又严禁其交关出入，毕事乃遣。违犯有罪无赦。如此，属托之冀室矣。

据《抱朴子》的作者葛洪所述，东晋的“秀孝”是“新年当试贡举”，而且是在先一年“豫作诸策”，这与时间上相当东晋的西凉秀才策试时间完全一致。另外，葛洪所说的“严禁交关出入，毕事乃遣”，是葛洪自己建议的严格考试制度，还是东晋已经实行过这一制度，从行文中看不出，但考试须“严禁交关，毕事乃遣”，方能有效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我们认为文书17行与48行末尾三字“戊申上”是为了严格考试制度，申明戊申这一日考试结束，交上策试文，而没有拖延到第二天。据此可知，西凉采用了中原东晋的策试时间进行秀才策试，策试者须在当日交卷，结束考试，在时间上有其严格的规定。

二、策试主考人

文书11行、44行、69行皆有“殿下”一语，据前后文是秀才对策试主考人的敬称。秀才选举是极其重要的科目，汉唐间的秀才策试，出题虽可由文士，但例由皇帝作名义主考人^①。因此，策问中作为主考人的皇帝自称朕，对应试者称“秀才”、“子大夫”，秀才在对策中自称臣，称主考者为“陛下”^②。“殿下”在两汉南北朝是对诸侯王的敬称^③。那么，文书上的“殿下”指的是谁呢？建初四年，西凉的最高统治者是李暹，李暹虽向东晋也曾一度向北魏称臣，但在其境内，却自拟诸侯王，《晋书》卷87《李玄盛传》记李暹向东晋上表云：

昔在春秋，诸侯宗周，国皆称元，……辄年冠建初。

俨然自比于周朝诸侯。又同书同卷记李暹墓：

国人上谥曰武昭王。

谥号虽由臣民上为“武昭”，但知“王”在国内称之已久。李暹自称王，臣民当然敬称为“殿下”，李暹死后，其子李歆即位，国人仍继称李歆为“殿下”，《晋书·李玄盛传》记氐称上疏谏李歆云：

臣虽学不稽古，敏谢仲舒，颇亦闻道于先师，且行年五十有九，请为殿下略言耳目之所闻见，……

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闻知^⑤。

据此，知西凉建初四年的秀才策试，是沿用中原秀才策试的制度，作为名义上的主考人是西凉最高统治者李暠。所不同的是中原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是皇帝，而西凉的最高统治者是西凉王，一称“陛下”，一称“殿下”。西凉王朝之所以始终委屈在“殿下”的规模，自是由于它远在边陲，地域狭小，兵寡民微的原因所致。

三、举主

汉唐间秀才的策试制度，是需要上自三公下至州牧的各级举主向皇帝推举人才，通过策试，品评优劣，擢其上第，方授予一定官职^⑥。这件西凉建初四年的秀才对策文，分别记录了三位秀才“臣谿”、“马鹭”、“张弘”的策试文字。除了“臣谿”的有关部分已残缺外，“马鹭”与“张弘”的策文都提供了他们二人各自的举主。文书41行“凉州秀才粪土臣马鹭稽首言”，67行“护羌校尉秀才粪土臣张弘稽首言”，我们认为秀才马鹭的举主是凉州牧，张弘的举主是护羌校尉。现在典籍记载策文时保留举主材料很少，不仅秀才策文中罕见，就连其他科目的策文中这一情况也不多见，现在我们拿可以找到的有关科目的策文与文书作比较。《汉书》卷49·《晁错传》记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错在选中，错对曰^⑦：

平阳侯臣窋、汝阴侯臣灶、颍阴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陇西太守臣昆邪所选贤良太子家令臣错昧死再拜言……。

上引晁错举贤良文学士的这段策文文字，是晁错在正式回答策问问题前所写的，这一点，与前面所举的马鹭与张弘在回策秀才策问之前要先写“凉州秀才臣马鹭稽首言”等语句的情况一致。我们看到以上所引晁错的那段话，在书写格式上有一定规律，即最先写明举主，这其中包括举主的爵号，如平阳侯、汝阴侯、颍阴侯等，举主的职官名，如廷尉、陇西太守等，举主的人名，如窋、灶、何、宜昌、昆邪等。然后再写明被举人所试的科目，即贤良。接下来写明被举人，其中包括被举人官名，如太子家令，被举人人名，即错。最后是对策前的谦语。除了上举汉代晁错的贤良科策试书写格式是这样的以外，唐代有关策试的策文书写格式也与此差不多。《文苑英华》卷478《策门》载张九龄“道侔伊吕策”第一道：

对：嗣鲁王道坚所举道侔伊吕科徵仕郎行秘书省校书郎张九龄伏览睿问……。

这也是张九龄在正式对策前所写。把张九龄这段话的书写格式，与以上我们所分析的晁错的那段策文书写格式的规律相比较，其结果是一致的。嗣鲁王道坚，即举主，其中包括王的封号与王的人名。道侔伊吕科，即所试科目。徵仕郎行秘书省校书郎张九龄，即被举人，其中包括被举人职官名、人名。伏览睿问，即对策前的谦语。必须说明，典籍中我们没有发现秀才科策试的策文中保留有这一类书写格式，就是其他科策试保留这一书写格式的材料在汉唐典籍中也只看到上举二条，正史与文学总集中所保留的策文大多只剩下对策中回答的主要部分，编纂者曾作过删削是可以肯定的。现在回过头来把文书中的有关策文部分拿来比较。文书41行是：“凉州秀才粪土臣马鹭稽首言”等语。“凉州”与前已分析过的策文书写格式相比，处在举主的位置，因此应代表举主，这个问题下面还将详细分析。“秀才”是所试科目。“粪土臣马鹭”是被举人。“稽首言”是谦语。“粪土臣”是南朝公文中的用语，《宋书》卷15《礼志二》记拜官辞关板文云：

“某官粪土臣某甲临官。稽首再拜辞。”制曰右除粪土臣及稽首云云。

《宋书》与文书上“粪土臣”显然都是下对上的谦称。文书67行是：“护羌校尉秀才粪土臣张弘稽首言”。“护羌校尉”是举主职官名。“秀才”是所试科目。“粪土臣张弘”是被举人。“稽首言”是残存的谦语部分。但是，文书的策文格式中，还是比晁错、张九龄的明显少了举主人名，

以及区别举主与所试科目之间的“所选”或“所举”二字，另外，被举人的职官名被“粪土臣”三字代替。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我们认为除了晁错的策文产生于汉代，张九龄的策文产生于唐代，而西凉建国在五世纪初，时代不同等原因外，还要注意这件文书是与大量北凉文书一起出土的^⑩。西凉与北凉长期是敌国^⑪，北凉灭掉西凉后，带走了西凉的儒学大师刘昉^⑫。大量公文奏疏带走了没有？史无明文，不得而知。总之，如果这件西凉建初四年的对策文是北凉人转抄的，在抄写时为忌讳原来曾是敌国的人物而略去举主人名也是可能的。

上面我们分析了张弘的举主是护羌校尉，护羌校尉是官名，而略去了人名。但马鹭的举主为什么写成“凉州”呢？凉州本来应是地名，魏晋州举秀才，郡察孝廉是常制。州举秀才，则应有举主，则这里的“凉州”应是凉州牧或凉州府的省略，这个问题我们看看西凉的职官情况可以得到理解。西凉的凉州牧在职官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例由西凉最高统治者兼任。《晋书》卷87《李玄盛传》^⑬：

（东晋）隆安四年，晋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玄盛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凉秦二州牧，护羌校尉。

在建国之初，李暠自领凉州牧，李暠死后，凉州牧又由即位的儿子李歆兼任，同书同卷又云：

凉后主讳歆，字士业。玄盛薨时，府僚奉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凉州牧、护羌校尉。

中原秀才选举的意义本来是由公卿州刺史（州牧）向皇帝推举人才，但在西凉，西凉王李暠自己兼任州牧，这就与中原选举之制有矛盾。李暠自为州牧，岂不成了自己推举又自行录用，这当然失去了选举的意义，不如说是除授还好一些。我们认为这可能是文书上马鹭的举主写作“凉州”的原因。这个“凉州”应代表凉州牧或凉州府，可能出于西凉建制的特殊原因，而省略了实际官名。据正史记载，西凉凉州牧府设有左、右长史^⑭，长史之下应该还有属僚，究由谁代表凉州牧执行荐举职能，史书语焉不详，我们不得而知。

马鹭的举主是谁，我们无法知道，但张弘的举主姓甚名谁，我们却可以推考得出。文书上张弘的举主官名为护羌校尉，前面我们引《晋书·李玄盛传》，西凉建国之初，李暠自己兼任护羌校尉一职，但到了文书上秀才策试的时间建初四年，西凉的护羌校尉却另有其人。《晋书》卷87《李玄盛传》记李暠向东晋上表：

臣去乙巳岁顺从群议，假统方城，时遣舍人黄始奉表通诚，遥途险旷，未知达不？……时移节迈，荏苒三年，抚剑叹愤，以日成岁。……今资储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众，冀凭国威，席卷河陇，扬旌秦川，……辄假臣世子士业监前鋒诸军事、抚军将军、护羌校尉，督摄前军，为臣先驱。

据此，李暠这次上表或上表之前，已将护羌校尉之职假授给他的儿子李歆（即李士业）。这次上表的具体时间，表中没有明确说，但表文称“臣去乙巳岁顺从群议，……时遣舍人黄始奉表通诚。”知有前表，检《晋书》卷87《李玄盛传》载有前表，并具上表时间，略云：

又熙元年，玄盛改元为建初，遣舍人黄始、梁兴间行奉表诣阙……。

后表中记有“乙巳岁”是上前表的时间“义熙元年”的纪年干支^⑮，前表中的使人“黄始”，后表中又提到。前表与后表的间隔时间，据后表说是“荏苒三年”。按照古代人们计算年代的方法，东晋义熙元年即西凉建初元年后“荏苒三年”应该是在建初三年^⑯。文书上的策试时间是建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策问，建初四年正月一日上对策，那么，张弘的举主护羌校尉其人应是李暠之子李歆，也就是说，李歆作为举主荐举秀才张弘参加建初四年的策试，是在他任护羌校尉以后不久的事。

四、策问出题数目

这件文书还为我们提供了西凉秀才策试的出题数目。以文书18行至40行秀才臣谿的对策文与49行至66行秀才马骞的对策文相比较,可知策问共出题五道。其内容以马骞的对策为例,49行至53行答第一道问:古今民心。54行至57行答第二道问:理国之道。58行至60行答第三道问:文字演变。61行至63行答第四道问:天文历法。64行至66行答第五道问:历史成败。秀才策试出题数目有无规定?中原情况如何?西凉与中原的是否一致?《文选》卷36记载了南齐永明九年及十一年策秀才文二段,都是策问五道。但同书接下来记载梁天监三年策秀才文只有三问。是出题数目不同抑或为编者删去?《南齐书》卷36《谢超宗传》:

都令史骆宰议策举秀才考格,五问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

又《文献通考》卷28《选举一》:

(梁)武帝天监中,(沈)约又上书,疏曰:“秀才自别是一种官,非若汉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对五问可称,孝廉答一策能过,此乃雕虫小道,非关理功得失。

《北齐书》卷44《马敬德传》记敬德策试秀才:

乃诣州求举秀才,举秀才例取文士,州将以其纯儒,无意推荐,敬德请试方略,乃策问之,所答五条,皆有文理。

《隋书》卷42《李德林传》:

时(扬)遵彦铨衡,深慎选举,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条,考皆为上,授殿中将军。

据此,知南北朝秀才策试均发问五道。《文选》天监秀才策文当有所删略。文书上所反映的西凉秀才策试出题数目与中原完全一致。

综合以上考释,我们认为,出土于吐鲁番哈拉和卓九一号墓,被收入《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的这件西凉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书,应该属于一个传抄件,有可能是北凉平定西凉后,北凉人所抄。但这件文书却是西凉建初四年策试秀才的实录,它从多方面反映了西凉秀才选举的内容:在秀才考试的时间上,西凉承用了东晋考试的时间,即在新年的正月初一进行,而策问是在先一年里拟好。考试时间有严格规定,必须当日交卷。秀才策试的名义主考人是西凉的最高统治者,建初四年的这一次应是西凉王李嵩。西凉秀才对策的书写格式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原对策文一样。其秀才选举规模是在州一级上进行,秀才张弘的举主应是建初三年的护羌校尉李歆。西凉秀才策问题为五道,与南北朝中原策试的出题数目完全一致。

西凉地处西陲,建国短暂,加以处在南北朝战争频仍,民族融合,社会动荡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现在留存的史书对它的记载内容不多。但西凉又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对象,当时在西凉的周围,建立了不少少数民族的政权,西凉所推行的制度如何,这自然是值得注意的。另外,北朝的文化、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十六国,陈寅恪先生曾对此有过精辟的考论^②。直到唐朝建国,李渊、李世民父子也还自称为西凉苗裔^③,可见西凉在历史上影响不小。这件西凉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书,为我们探寻西凉历史文化,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

注释

- ① 参见《晋书》、《宋书》、《魏书》、《北史》。《通鉴》也未记西凉选举事。
- ② 历史上用建初年号的还有汉章帝刘炟,共九年。十六国李特共二年。十六国姚萇共九年。
- ③ 参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文物出版社出版。
- ④ 参见斯坦因797、大谷文书西凉建初七年妙法莲华经卷一写本、《吐鲁番出土文书》一册。
- ⑤ 纪年干支同于东晋见《晋书·李玄盛传》。

⑥ 参见《太平御览》卷124《偏霸部》引《十六国春秋》、《晋书校注》卷87引《沙州图经》。

⑦ 晋人纪瞻，举秀才，历官甚多，最后至领军将军。见《晋书》卷68《纪瞻传》。

⑧ 此事又见《战国策》卷6《秦策》：“决晋水以灌晋阳，城不沉者三板耳。”又见《韩非子》卷16《难三篇》：“夫六晋之时，知氏最强。灭范中行，又率韩、魏之兵以代赵，灌以晋水，城之未沉者三板。”又见刘向《说苑》，引文从略。按：《韩子》、《说苑》皆为子书，不得称春秋甚明。

⑨ 又见《史记》卷44《魏世家》，云：“（知伯）又率韩、魏之兵以围赵襄子于晋阳，决晋水以灌晋阳之城，不沉者三板。”

⑩ 参见《刘向书录》，载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战国策》后所附。

⑪ 文书2行至4行是臣谏回答这道题的策问，策问虽已残缺，但据文书35行至39行，64行至66行臣谏与马鹭二人的回答，策文残缺的文字部分可以补足，补后的策文似应如下：2. 又问：昔智伯围赵襄子于晋阳，何以言城3. 不没者三板？然后智伯终为三家所杀？4. 城高几丈？水深几尺？□。秀才臣谏的回答援引了《春秋》，如果策问提到《春秋》，那么照理文书65行末尾至66行秀才马鹭的回答应是：“《春秋》所以言城不没三板者”，而马鹭的回答是：“而言城不没三板者”，此也策问未及《春秋》之证。

⑫ 秀才策试由文士出题，参见《抱朴子》卷15《外篇·审举》、《晋书》卷68《纪瞻传》、《文选》卷36王元长、任彦升所作策秀才文。

⑬ 参见《文选》卷36策秀才文。

⑭ 参见《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又参见《辞源》“殿下”条。

⑮ 西凉称“殿下”的制度疑源自前凉。《晋书》卷86《张轨传》记张骏时刘庆谏曰：“何独殿下以旋兵为耻乎？”同书张重华时索遐谏曰：“殿下承四圣之基”。索振又谏张重华曰：“殿下遭巨寇于凉暗之中。”

⑯ 见《通典·选举》、《文献通考·选举》。

⑰ 此对策文《史记》卷101《袁盎晁错列传》不载。

⑱ 参见《吐蕃番出土文书》第一册110页至174页所载哈拉和卓九一号墓文书。

⑲ 参见《晋书》卷87《李玄盛传》、《宋书》卷98《氐胡·沮渠蒙逊传》。

⑳ 参见《魏书》卷52《刘昞传》。

㉑ 《魏书·李嵩传》、《北史·序传》、《太平御览·偏霸部》引《十六国春秋·西凉录》略同。

㉒ 参见《通典·选举》、《文献通考·选举》。

㉓ 参见《晋书》卷87《李玄盛传》。

㉔ 参见《二十史朔闰表》、《中国历史年代简表》。

㉕ 古人计算年代的方法与现代人不同，计算年代以当年为一年。如西凉李嵩建国为庚子元年（公元400），至李歆嘉兴四年（公元420）兵败见杀。对此《北史》卷100《序传》说：“据河右凡二世，二十一年。”公元400年至公元420年，现代人一般认为是前后二十年整，古代却算作二十一年。这种计算年代的方法参见《通志·年谱》。

㉖ 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㉗ 参见《旧唐书》卷1《高祖本纪》、《新唐书》卷1《高祖本纪》、《新唐书》卷70《宗室世系表》。

（本文责任编辑 张炳焯）